

从书籍史看全民阅读

何朝晖

提示 书籍史上经历了从精英阅读到大众阅读的演变。书籍自诞生之日起就存在阅读活动，而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，阅读只是少数上层人物的专利，普通百姓则很难有机会识字读书的。全民阅读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成就，今天的全民阅读局面得之不易，历史上优秀的阅读传统和读书方法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。

早期，只有官府才藏有书籍，春秋时期书籍和学问开始向民间扩散，到战国时出现了“学富五车”的惠施、“陈侯数十”的苏秦这样的藏书家。宋代以前，书籍和阅读基本上被士阶层垄断，普通百姓是很难有机会识字读书的。虽然古书里有不少贫寒子弟勤学苦读的故事，但这恰恰说明这种情况并不普遍。

就书籍的种类而言，除了士大夫阶层阅读的经史、诸子、类书、诗文等书外，还有蒙童读物，但也是为进入士人阶层做准备而阅读的。元、明之后，出现了以普通大众为目标读者的读物。元代出现了讲史平话，把说书人在瓦肆勾栏里说演的故事记录下来，变成供大众阅读的案头文学。明代是一个通俗文学大繁荣的时代，出现了大量的通俗白话小说，

以及灯谜、酒令、笑话等百姓喜闻乐见的娱乐出版物。此外还出版了种类繁多的日常生活指导手册——“日用类书”，指导人们如何写信、写请柬、写对联、拟契约，如何操办婚丧嫁娶，甚至如何旅行、下棋。书籍和阅读脱离了文人的掌控，向具备一定识字能力的社会大众普及、延伸。到了清代，普通百姓接触书籍的渠道进一步拓宽。闽西山区的四堡，是一个专门向岭南乡村的客家人聚居区提供廉价读物的坊刻中心。在北方，馒头铺兼营租书业务，普通百姓可以用很低的价格租书来看。“百本张”在庙会集市上兜售廉价的戏曲、曲艺唱本。宝文堂书店把通俗小说化整理为零出版，价格低到老百姓可以拿鸡蛋来换，被称为“鸡蛋书”。在史料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普通百姓读书的场景。徐光启的《农政全书》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农业科技著作，里面有一种灌溉用的机械“翻车”的插图，画中一个戴着斗笠的农民，一边脚踩翻车，一边手把一卷阅读。笔者曾在博物馆看到一件名为“读书公仔”的清代广东产外销瓷器，造型是一个毛头小伙拿着一册书聚精会神地读。可以说清进入了一个大众阅读的时代，但是不是全民阅读呢？不能这么说，因为当时识字率比较低，还存在大量的文盲，尤其是妇女的识字率相当低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国家大力普及教育，使得我们的社会人人都有能力、有余力买书、读书，全民阅读的时代真正到来。

中国古代非常强调读书要抓住重点，强调熟读精思。在书籍开始逐渐增多的汉代，扬雄在《法言》中指出，“好书而不要诸仲尼，书肆也。”提出读书不可汗漫无所守，要以儒家经典为中心。在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朱子读书法，就是一种精读典籍的方法。朱子是指宋代大儒朱熹，朱熹弟子辅广将朱子读书法概括为6条：“居敬持志，循序渐进，熟读精思，虚心涵泳，切己体察，着紧用力。”前两条是说读态度要端正，方法要得当；中间两条是说要精读、熟读，把握书中的精义；最后两条是说读书要凝聚精神，把书中的道理贯彻到自己的行动中，身体力行，注重实践。朱熹提出读书要“宽着期限，紧着课程”，即不管花多少时间一定要把书中的知识道理掌握透彻。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的读书生活很有启发意义。

读书不仅要熟读经典，也要博览群书，如何处理好精读和泛读之间的关系呢？古人在这一问题上也给我们提供了参考。古人认为，阅读要从少量经典的精读出发，逐渐扩展，进而形成比较完备合理的知识体系。元朝人程端礼的《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》就是这样从精读到泛读的读书规划。明清之际的陆世仪提出的读书法，更清楚地反映了古人读书的阶段性。陆世仪提出一个从5岁到35岁的30年读书方案：第一个10年为“诵读”，熟读四书五经、诗文名篇等经典文献；第二个10年为“讲贯”，重点是对经典文义、经史大义的理解掌握；第三个

10年为“涉猎”，即广泛浏览天文、地理、兵家、农学等著作。对这个从精读到泛读的阅读策略，近代曾国藩用打仗和做生意作了十分生动的比喻，他把阅读分为“读书”和“看书”，前者是精读、是根本，如“深沟坚垒”“在家慎守”，后者是泛览、是拓展，如“攻城略地”“在外贸易”。今天我们的阅读活动不必以儒家经典为核心，我们的读书范围极大地扩展了，但面对种类繁多的书籍如何选择，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阅读策略则是古今一致的。我们今天面临复杂得多的阅读环境，国学、西学杂糅，古典、现代并置，传统纸媒与新兴媒体并驾齐驱，我们更加需要阅读策略方面的指引，根据读者的不同需要提供合理的阅读方案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传统是可以利用的重要资源。

根据近两年的调查，大部分中国成年人在阅读倾向上选择了使用电子产品阅读，而不是传统的纸质图书。一些专家慨叹，人们不再好好读书了。其实，在人类的书籍史上，曾经历几次重大的媒介转换，在每一个转折时期，都不乏怀旧和哀叹的声音，但这些声音最终被淹没在奔涌向前的历史洪流之中，人们最后总会张开双臂拥抱新媒介带来的好处和机遇。在知识由口传向书写转化的关键，古希腊圣哲苏格拉底抨击书写让人产生对文字的依赖，不再练习记忆，令人头脑简单，远离智慧。印刷术发明后，印本逐渐取代抄本时，苏轼、叶梦得、朱熹都曾对人们因为印本易得、不

再认真读书而忧心忡忡，他们怀念那个为了读一部书而辛苦抄写、反复咀嚼的时代。

长远看，电子媒介一定会成为未来的主流，即便是那些伤时恋旧的精英学者，其阅读生活也在静悄悄地发生变化。离开了大量网络数据库和电子读物的支持，他们的研究就会落伍；拒绝网络、手机等新媒体，他们就无法及时获得最新的学术信息。

与此同时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，传统纸质图书不会退出历史舞台。三三十年前就有人预言过纸书的消亡，但直至今日纸书的出版仍保持着旺盛的发展态势。历史上印刷术发明以后，抄本并没有绝迹，仍然在人们的读书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。印刷术发明数百年后的明朝正统年间，中央政府藏书中仍有超过2/3的图书是抄本。目前纸书和电子书各有所长，难以相互替代，纸书不够轻便，没有检索、互动等功能；电子书缺乏“书香”，对照展读不便，阅读体验不佳。两者相互补充、相互融合，将是今一个时期的常态。从积极的角度看，阅读神圣性的消解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人们手把一屏，靠在沙发上、躺在床上阅读，在喧嚣的闹市中阅读，在晃动的车厢里阅读，难道不是让阅读变得更加便利、更加随意、更加惬意了吗？难道不是让书籍拥有了更多的读者，让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加入读者队伍中来了吗？在这个意义上，新媒介对于推动全民阅读可谓功莫大焉。

聊书 京剧，真美啊

丁春凌

看书记不住就不看？为啥非得记住？又不是放下书就要去职称考试。别找借口了。

在阅读这件小事儿上，你总不能一直处于准备状态。无穷准备。

在这本书里，郭宝昌将京剧的艺术规律和美学原则捋了一遍，从唱腔、唱词，叫好到角儿，挑明了说，咱们有230年历史的京剧究竟都好在哪里？整本书像聊天，啰唆得很耐看。中间还讲了圈儿里的一些掌故、趣闻，看得很好笑。

饶是这样，懂京剧的人，看京剧的人，还是不多。

用郭宝昌的话说：现在，喜欢京剧的人越来越少了，特别是年轻人。烤鸭、饺子、涮羊肉全部爱吃，天坛、故宫、颐和园也都欣赏，电影、话剧、电视剧全能接受，唯独京剧不看。说是老古董，是给老人看的，咿咿呀呀听不懂。这就太奇怪了，你一次京剧都没听过，怎么就知道听不懂？95%的年轻人不喜欢京剧，都是一次也没看过的。

想想，还真是。

郭宝昌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，学过京剧，拜过师。他在书里说，马连良管他母亲叫四婶。从童年时看戏，少年时迷戏，青年时成了戏痴，中年时思考，到暮年时研究，他在圈儿里前后70年，是真的懂。

看书时，我用手机放着京剧当背景，一出又一出。京剧，真美啊！

尤其是唱腔，一点儿不输西方的歌剧。

有没有想过，你每天看见的马路边的招牌，1年前，5年前，10年前，都是什么样儿？往后说，20年后，30年后，50年后，又会是什么样？

以前，走在街上，我总会注意两边的招牌。自打去年，家附近的街头招牌一水儿地都换成了白底蓝字的样子后，就没兴趣看了。

《字游上海》拍的都是上海各处的字迹。全书收录了360多幅图，它们来自街道、弄堂、建筑、工业遗迹、商铺、摊贩、广告、机构、村镇等角角落落。你甚至无须从第一页开始看，翻开任何一页，就进入了时光隧道——某块招牌上的字迹记述的过往。

我看到那些黑板报的字体时，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做过的板报。作者姜庆共真是个有心人，有积累意识，很早就开始拍这些了。其实，书中记录的字迹大部分都消失了，所幸，还有40多处尚存。

有机会去上海时，可以去实地看看。

看过的相中肯的一本丘吉尔传。在上世纪的英国历史中，乃至世界历史上，温斯顿·丘吉尔都是一座难以超越的丰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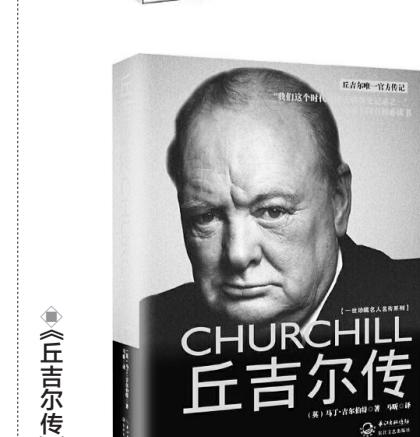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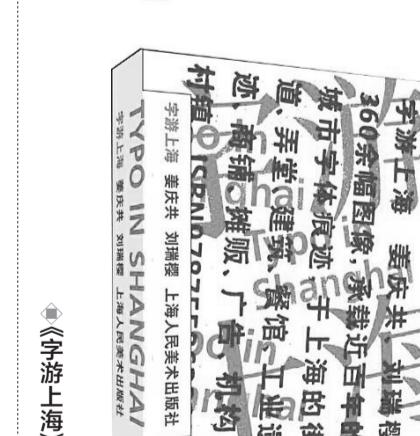
我看这本书，是因为最近在追英剧《王冠》，剧中丘吉尔在乔治六世去世时的演讲，用心至深，用词至美，印象太深了。联想到二战电影《至暗时刻》里他那段永不服舞人心的演讲，我确信，他真的一个人在背负着整个英格兰的命运。

嗯，想过英语六级的，建议那两段都背下来。

这本传记对丘吉尔的缺点，不掖着藏着，戏谑时候，我甚至认为作者和丘吉尔有仇：他睁开眼就喝酒，赖床，穿着睡衣办公，脾气阴晴不定，鲁莽而暴躁，和他共事的人苦不堪言。但是，他在工作上永不疲惫的状态、大处着眼的格局、哪怕是绝望的情况下也能幽默一下的聪明，还有他那时不时就感动落泪的柔软心地……

书里全是这样的细节。

丘吉尔的祖上也做过首相。基于这个家庭背景，我彻底明白了他对几乎所有人的观点一直保持审视、质疑的原因。



同类项偏好

沙 爽

节——谁说不是呢？

然而过了几天，我收到了正式通知，这才意识到《在西伯利亚森林中》并非一个很好的选项。西尔万·泰松在森林中住了整整6个月，几乎每天都写一篇日记，他的书写极度自由，好像并不是寄身在那样一个小小的木屋，而是徜徉在无限广阔的天地之中，但其间并没有一个连贯的故事，供我一口气聊够活动要求的时间长度。作为一个欠缺经验和水准的讲述者，这超出了我的能力范畴。

随即我明白了：我并没有像自己此前坚信的那样“吃透”这本书。因为初次邂逅的感觉过于惊艳，我当即买了泰松被译介到国内的另外两本书，其中《走在幽暗的小径上》的译者也是周佩琼。在我看来，无论是文字还是节奏，周佩琼的翻译都完美呈现了泰松文本的特色，两下里堪称珠联璧合。但是，

我该怎样向别人介绍这一大捧异彩纷呈的珠玉？它需要首先在我的内心连缀成一件艺术品。

于是我就放弃了西尔万·泰松，决定转而推荐特德·姜的科幻短篇集《你一生的故事》。这是一条取巧之径，除了被拍成电影《降临》的首篇小说，还有7个精彩的科幻故事，连同它们的象征意义，以及可能带领我们进入的未来生活——在较为专业的分类中，特德·姜的作品被归类于“硬科幻”，也就是说，小说中展现的种种并非仅仅来自天马行空的想象，而是基于现阶段科学成果而进行的技术推演。

事实证明，我低估了听众们的阅读层次，他们并不需要故事来提神。茶歇时间，我添加了几个与会者的微信。其中一位顾老师，他分享的是李银河的《我们都是宇宙中的微尘》。意识到他

喜欢灵性方面的作品，我当即向他推荐《在西伯利亚森林中》，他果然一见倾心，对我说：这就是法国版的《瓦尔登湖》嘛！过了几天，他发现《在西伯利亚森林中》已经被拍成了同名电影，赶紧推荐给我看。

还有一个叫琪琪的1994年出生的小女生，圆圆脸，戴一副金丝边眼镜，笑起来很甜，让人莫名地生出信赖感。她大学里读的是工科，在读书方面涉猎广泛，业余最大的爱好是逛书店和图书馆。没想到，我居然会和一个90后一见如故，聊起来忘了时间。她说她刚读完《萨兆丰经济学讲义》，感觉很对口味。听她这么一说，我当即下单买了一本。

或许，这世界的惊喜在于，无论我们之间存在着多少不同，只要有那么几本共同热爱的书，就会像化学反应一般，自动生成一个合并同类项的美妙过程。

忧虑注定与我们如影相随

祝新宇

开头描述了主人公的童年，小主人公告诉医生，他不想写作业了，因为不断膨胀的宇宙总有一天会分崩离析，如此厄运降临中，他没有写作业的理由。面对此情此景，我们付之一笑，但是，当我们深入思考忧虑，会发现这种类似担心天塌下来的忧虑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。

今天，每个人都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焦虑、抑郁或忧虑。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弗朗西斯认为，忧虑是一种外延很广泛的词语，可以视为是焦虑、担忧的一种形式，一种体现在精神上的不确定以及被不断扰乱的状态，它包括抑郁、沮丧、颓废等不健康的心理状态。但忧虑并非是一种疾病，对它也无法下一个精确的定义。忧虑本身因人而异，表现形式复杂多变，这恰好吻合文学的特征。高基认为，文学即人生。弗朗西斯从文学入手，兼顾其他方面，梳理了忧虑的前世今生。

弗朗西斯直言不讳：现代都市生活是罪魁祸首。这个判断放到任何一个高速发展的城市都很准确。中国正在快速前进，我们也面临着他人曾经面临的问题，忧虑和压力有关，也与萎靡不振有关，而后者恰恰是前者的产物。网上流行的“佛系青年”“躺赢”“三和大神”等，都是这种情况。它们带来的最终后果只能是负面的。英国诗人奥登在诗歌《某晚当我出去散步》描述了忧虑如何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，他感到忧虑使“生命似乎渐渐黯淡”。令人担忧的是——这种担忧其实不正是今天人们的普遍特点，且有年轻化的倾向。所谓逃避远方亲戚的工资盘问和

忧虑是文学表现的重要主题之一，很多作家对此有过精彩描写。这个事实是不是也在暗示作家也饱受其苦呢？英国作家弗吉尼亚·伍尔夫有部著名的小说《到灯塔去》，小说主人公拉姆齐是位每天为自己的作品而忧心忡忡的作家，原型来自伍尔夫的父亲，有趣的是，伍尔夫的父亲就是作家，并且写过有关精神痛苦的文学作品。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传世名著《尤利西斯》的主人公布鲁姆的忧虑则比较贴近我们普通人，他常常担心自己的家庭和婚姻。弗朗西斯用这两部小说试图证明，忧虑这个标签，已经牢牢地贴在了20世纪英语文学上。实际上，当我们深入文学，无论哪个时期、哪个国家，或多或少都能找到有关忧虑的影子。文学这个筐太大了，大到足以装下任何东西。但这并不能否认文学学生再现、突出了人的忧虑，甚至文学本身也是忧虑的一种形式：阅读《到灯塔去》《尤利西斯》这两部典型的意识流小说，不会让你大惑不解。

通过对这些小说文本的分析，弗朗西斯认为，打败忧虑，需要建立一种健康的爱，承认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差异性。《尤利西斯》里的布鲁姆对婚姻的担心，其实是出自妒忌；《到灯塔去》里的拉姆齐先生善于陪伴孩子，则过于以自我为中心，忽略了家人。在现实中，我们的处境恰好相反。例如为人父母者，常常为出门的孩子担心。市场经济高速发达的当下，想要反映忧虑的文学面临着新的课题，例如人们面对诸多选择权

提示

人类拥有最复杂的情感，忧虑是其中较为隐秘的一种。《忧虑》的作者弗朗西斯认为，自文明诞生以来，文学、艺术、哲学、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都在或多或少地改变着忧虑，而弗朗西斯试图通过研究这些学科下的人类情绪变化，更深刻地探究忧虑是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，以期寻找解忧虑的方式。



中国典籍《列子》上曾描述过忧虑问题：“杞国有人，忧天地崩坠，身亡所寄，废寝食者。”杞人忧天后来成为形容没有根据、毫无用处的忧虑的成语。无独有偶，美国电影导演伍迪·艾伦有部喜剧片《安妮·霍尔》，荣获了第5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，电影